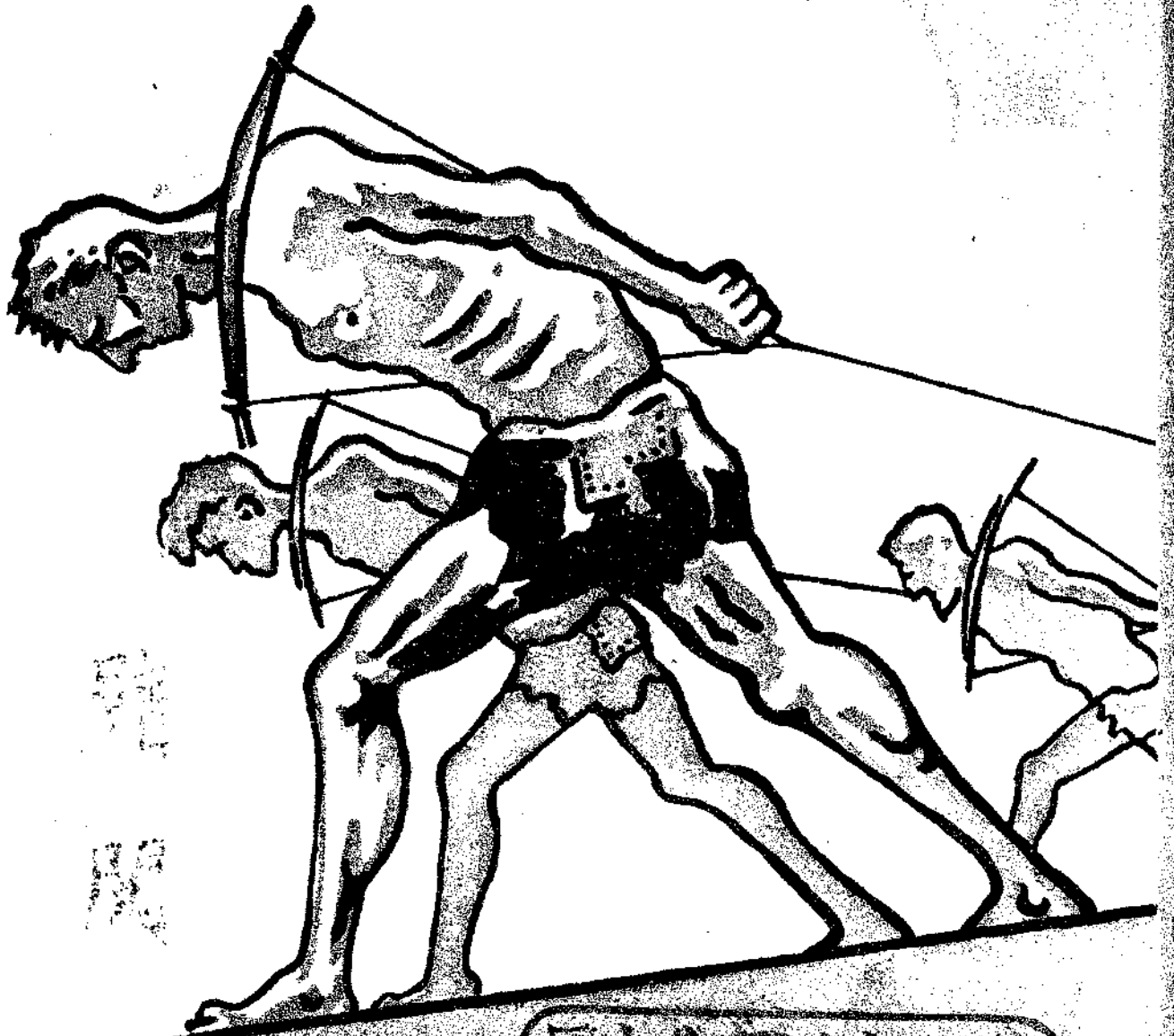


# 民衆週報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九日

逢星期五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

# 本期目錄

時事  
解說

這一週的國內外大事 編者

「雙管齊下」與「多邊政策」

講話

八月十五和雙十節

林蔚青

自然  
常識

你怎麼知道

地球是圓的？

譚伯怡

社會  
常識

社會的組織是像蜘蛛網

麼？

王次凡

史地  
演述

哥倫布西征記

第一回

據衝要地中海路絕  
尋新徑哥倫布出世

毛耀庭

風土  
人情

在日本船上

嚴淑靜

漫畫

復漢圖

栗蔚林

第二回

皇親國戚爭權奪利  
達官貴人醉生夢死

中秋節日記

老王

賽金花（說唱鼓詞）

趙之中

第一回

天生麗質彩雲芳名傳遐邇  
感恩圖報阿金拙計亂閨閣

一位讀者的來信

藻洲

讀者  
園地

編後附記

編者

本報已呈請  
內政部  
登記

# 民衆週報

第一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九日出版

編輯者 通俗讀物編刊社民衆週報組  
出版者 通俗讀物編刊社

印刷者 北平集成印刷局  
和內東半壁街門牌八號  
電話南局六百九十三號

總代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電話東局一千七百四十三號

定價	廣告價目
每期零售洋 三分	全頁每期洋 二十二元
半年二十四期訂購洋 六角	半頁每期洋 十五元
全年四十八期訂購洋 一元	四分之一每期洋 八元
郵費在內 郵票可以代現	八分之一每期洋 五元

## 本報第一期(創刊加大號)目錄

開場白

一週間的國內外大事

通俗讀物的時代使命與創作方法

快要忘却了的一件大事

在天花板上倒懸着走

冬暖夏涼的空中寶物

常聽人說過麼?

魚離不了水，人離不了人。

來認識認識美國

新西遊記(鼓詞)

日本東京婦女的形形色色

回教的齋月

五年來的東北人民

學校工友生活自述

復漢圖(第一回)

沈雲英

通俗辭典

漫畫

編後的話

編者

琴南

顧頡剛

黎允昌

黃智怡

王理

譚伯怡

王次凡

范振興

王大真

嚴淑靜

蔚文

林蔚青

鈕樹本

栗蔚林

張兆瑞

王日蔚

馮棟

編者

十月二日出版

# 這一週的國內外大事

編者

說到這一週的大事，「中日交涉」——當然是第一個問題。說到這個問題，只看見「友邦」對我們是

交涉與壓迫「雙管齊下」，

從北方到南方厲行着

「多邊政策」。

先看日政府所表示出來的態度

日首相廣田在本月一日召集外務、海軍、陸軍三相開了一個重要的會議，討論中日交涉最近的情形，尋求日使與蔣院長會晤時候「如何打開目前僵局」的方策。這會議的具體結果，沒有明白宣布；却遣派了外務省的東亞局長桑島主計到南京來傳達新決議案。桑島五日到上海，就召集了一個會議；

六日一早乘飛機到了南京，又即刻召集外務、陸軍、海軍人員，在日大使館開了一個重要會議。討論外交問題，處處都要把海陸軍人員拉在裏面，並且，海陸軍人員還是對主要問題有決定作用的份子；那麼，不管口頭再怎樣說是「由外交途徑解決」，事實上却已經明明的露出「這種交涉絕非普通的外交可比」。這就是日本特有的「強硬外交」！其次說到

京滬最近情勢

日使和我國外交

部長的談判鬧僵以後，上海的情勢更緊了，日方就提出和我國行政院長蔣介石「直接談判」的要求。後來因蔣沒有即刻回京，情勢反倒和緩了些。蔣院長於五日午後回到南京，重新談判剛才開始，上海的情勢忽又緊張

起來了。日海軍陸戰隊在虹口，閘北各路佈置工事，非常匆忙；便衣警探滿佈於各處，這些地方的居民紛紛的遷家避難，途爲之塞。並且隣近上海的各縣，居然有漢奸大肆活動，江蘇省政府特於六日命令寶山、上海、嘉定、松江各縣宣佈臨時戒嚴。在長江上中游的日僑亦陸續撤退——可見目前情勢確是很緊迫的。那麼這種忽鬆忽緊的局勢，說它是一種手法，總不會很錯吧：先把情勢放和緩些，誘蔣院長回京；蔣既到京以後，便又把局勢造得很嚴重，以助長聲威，達到脅迫的目的。這種局勢已經引起列強的很大注意，特別是太平洋爭霸的另兩個英雄——

## 英美二國已交換關於遠東危

### 局的情報

英國政府聲明：對「遠東危局」非常關心，他認爲「日本如將中國全部

或一部成其保護領土，或中日發生戰爭，則英國在華的利益，必受影響」。並且宣稱：「日本若果在中國全部或一部領土內樹立霸權，或建立保護制，英國自當認爲是一種極嚴重之事；英國在中國所保有之利益，必致爲所妨害」。這種見解，已經由英國駐日大使通知日政府。日政府的回答，却是「中日兩國的交涉，不容許第三國干涉」。同時英國駐美大使也奉到本國政府的命令「和美國政府會商遠東局勢」。英國可真着急了！他深怕日本獨自霸佔中國，損害到他在中國既得的利益。那麼，英國的着急，不是爲中國，更不是爲什麼友誼，而是爲保障他自己在中國既得的利益。這是很顯然的。假使日本竟允許英國「在某種變動下，日本雖然得着便宜，佔了優勢；但也不至於侵害英國既得的利益」的話，英國也許又可以默許日本自

由行動，不再干涉吧？呵！可憐的中國呀！自己所爭的是「自保」問題，別人所爭的却是「利益分配」的問題——是「瓜分」或「獨佔」的問題。

現在南方所形成的局勢，已經是很嚴重的了，別人所提出的問題是「你究竟是接受所提出的條件完全屈服呢？或是你居然有胆量敢拼一下呢？」不允許再給個含糊游移的答覆了！所以別人一再的說「中日交涉已到最後的關頭」，又說「中國對日交涉已到歧路口上」。究竟要求什麼呢？在英政府的聲明中，已經說得很明顯，就是：

「樹立對整個中國的霸權」

或者是

「建立部份的保護制度」

設立「華北特殊區域」

就目前國際的局勢和中國的情形說，別人當下想作到的，恐怕是後一條；可是，如果這一條真實現了，那麼前一條在實際上也就作到了一半。南方的局勢是這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北方吧！首先要說到的是

綏東局勢嚴重前哨衝突業已開始

久已在察北集中的偽軍李守信部及王英匪部，槍械彈藥，已經補充完備，近來調動很忙。王匪部已擴充到二萬餘人，除附有砲隊和機關槍隊以外，還有最近從熱河方面新運到的幾輛裝甲汽車。現在王匪已將所部集中於察北邊境之大青溝，全部已發了一個十月份的「雙餉」，馬上就要大舉西進。五日晚間，綏東興和東北方面，已發現匪部五百多人，當被我防軍截住擊潰——這不過是前哨的衝突。匪軍的另一部份，已經推進到綏東蘇三窪地方和我防守軍對峙着，雙方前哨

相距不到十里。我方防禦軍事的佈置已決定由趙承綬部擔任綏東方面，王靖國部擔任綏西方面，李服膺部擔任綏南方面；傅作義坐鎮省城，曾延毅旅扼守集寧（即平地泉）陶林一帶。那些願作敵人的「開路先鋒」的漢奸，已經緊逼到我們的面前了，什麼時候令大幹起來？關鍵在別人；看別人是怎樣計劃着的，看南方的交涉情形如何。別人是攻方，我方只是防守。但是，不論是遲是早，綏東是決不會平靖無事的（豈止是綏東！）我方只有一條路——武裝自衛，誓死不再失寸土。

華北政局中心的平津情形又是個什麼樣子呢？最惹人注意的是：

### 平豐日軍，繼續演習，在津

浪人，大肆活動。連日以來，在北平、豐台、通縣等處の日駐屯軍，携帶着全副武裝和輕重機關槍等，到長辛店土山旁邊

繼續「聯合演習實彈射擊」接着又往良鄉、亮甲店一帶演習；來來往往，絡繹不絕。駐平日軍將校每天赴平西玉泉山萬壽山孫河沙河及昌平一帶作測圖地形演習。天津方面，有浪人積極活動，僞便衣隊已經募到一千多名，還正在那兒加緊的招募着，另有人代什麼「劉師長」的在軍衣莊定製藍色軍衣兩萬套，已陸續製成連入某租界。同時，冀東僞保安隊內部亦發生了變動。「不穩份子」趙雷——原任第四總隊長——被迫去職，由冀東僞組織給了個參政名義，發了十萬元的出洋費，叫他到日本去考察。趙雷原來還想抗拒命令，企圖在唐山暴動；後來因某方駐榆特務機關長和駐唐山守備隊長以及駐津軍部主幹慕傑對冀東僞組織極力援助以趙綏俯首聽命，將軍隊交出來由「可靠份子」接管。趙去職後，各保安總隊的防地亦大加調動：張

慶餘部調通縣一帶，張硯田部駐遷安一帶，李允聲部駐灤縣一帶，韓則信部調駐塘沽唐山——人類總計有一萬五千多名。這還不算，日關東軍與華北駐屯軍領袖，曾經在長春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有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參謀長板垣及今村副參謀長等。這會議對華北局勢討論後，當即決定『如發生某種局勢，足以妨碍日本華北駐屯軍職務之執行時，則華北駐屯軍與關東軍應採堅決強硬有實效之行動，相互合作。』關於實行此種『強硬政策』的具體計劃，主要的有這幾點：

『（一）對於『策動華北獨立』，除仍本過去『嗾使漢奸』自行活動之方針，以避免民衆反感和引起國際糾紛外，尤應『全力威脅』冀察全局，割斷其與中央之聯絡而『就範』。威脅冀察當局的辦法，除運用政治

手腕陰謀離間之外，則爲增加駐屯軍與二十九軍之實力成比例；此次增兵，將盡可能的借用『商團』，『義勇隊』，『在鄉軍人』等名義，以免聳人聽聞。

（二）目前仍靜待川越與南京外交談判的結果，必要時決不惜訴諸武力，由關東軍與駐屯軍密切合作，關東軍派遣熱河及察北偽軍襲迫察綏大同，駐屯軍進攻二十九軍，迫其甘心叛離祖國。

（三）要求海軍派遣艦隊，於必要時集中膠州灣，脅迫韓復榘。

並且此種決定，已得到日中央當局的完全核准，『允許兩軍領袖自由行動』；從這裏可以看到華北現處的局勢是何等的嚴重，彼方的佈置是如何的周密！其所以造成這種局勢，主要的是想威脅着我國當局『就範』，俯首聽命，完成其造成『華北特殊區域』的目的。



的，收「不戰而勝」之功。可是，北方的情形，也不一定像彼方所「想像的」那樣樂觀；如綏軍之積極準備抵抗，二十九軍士氣之振奮，魯當局態度之鎮靜等，使彼方計劃的推進，恐怕多少總得受點影響。所以在這期間，我們又聽見另一種口號喝得很高，並且進行得很積極，那就是：

### 華北中日經濟合作漸具體化

日方將上海和華北的嚴重局勢既已造成，並且堅持要和蔣院長直接談判的時候，華北日駐屯軍司令田代又積極的和我國華北軍政當局商談「經濟提携」的問題。日方提出軍部所決定的「港灣，鐵道，礦山，棉產，電汽，蘆鹽——這六個部門」的經濟計劃，和我方分別交換具體的意見。最近日方又派專員來平，作進一步的談判。據日本東京所傳出來的消息：「華北經濟提携計劃，已經由日司

令田代同我華北當局商定；在計劃中規定日本所辦的興中公司的資本應增加十倍（原來資本是一千萬元，增加十倍，便成了一萬萬元！），以便承辦各種企業，如建築由大沽通石家莊的鐵路；開發龍烟鐵礦及石青山鐵廠，開發井陘煤礦，建築大沽港口等等——此項計劃，是日外務省和興中公司共同研究決定的。興中公司增加的資本金，將由三井、三菱、住友、大倉、滿鐵及東洋拓殖會社等大財團分担，並將興中公司改名為華北開拓公司。」

電汽的統制，已經達到某種的成功，對華北蘆鹽和棉產的統制，也漸漸的具體化了。「鹽」和「棉花」這兩種東西，都與製造軍火有關。蘆鹽本年運出七萬噸，由冀東買出的更多。棉花除了河北境內的已完全被收買去了以外，山東的棉花，也大半被買走了。

現在日人又在上海大批的購買小麥，已經買到一萬五千包；上海現在存的糧食，只够維持兩個月了，所以糧價大漲。至於鬧得全國不寧的

### 私貨販運猖獗

近來更厲害了！

天津已成了「私貨市場」，各種私貨，堆集如山。平津保各汽車路上，時時有載重汽車三五成行的往來販運私貨；大部份的紡織品，都往高陽運。在華北不消說了，遠到西北的甘肅，寧夏，私貨也一天天的多起來了！大批的砂糖，海味，人造絲織品等，不斷的由平綏路運往西北去。福建南部前一個時期「走私」也很厲害的，後來因水陸協緝很力，奸商才稍爲斂跡，現在竟又猖獗起來了。隔海的台灣，設有保險公司，專門包庇奸商販運私貨。比如煤油一項，美孚和亞細亞的油，每箱售價九元五角，私貨只售四元多，

一箱油相差五元多，那還了得。所以，「走私政策」，不但破壞了我國的生產事業，破壞了我國的關稅，並且破壞了歐美列強在中國的市場。好毒辣的一手啊！

最後我們再回過來談談

### 已經表現出來的民氣

平津學

生正在艱苦環境下作救亡的活動，對從豐台開回來的很憤慨的弟兄們，會給了以相當的安慰，最近更派代去慰勞綏東防守綫上的戰士們。上海和南京之各報館，發表一個聯合的宣言；表示新聞界共同的信念；各地報館，亦先後響應。當然，這還不夠的很！事實上，各地民衆中所蘊藏着的憤恨情緒與硬拼的勇氣，比這已經表現出來的高過很多很多，只是在政府的戒備與管束之下，還沒有爆發出來罷了。

還有一點更重要的，就是「東北義勇軍

近來人數突增」。「義勇軍」——這是敵人最怕聽的一個名詞，牠深深的了解這個「軍」和別的軍不同。牠雖是很順當的把「偌大的一塊地方從官軍手裏拿去」；可是，牠却時時刻刻的擔心着「這大的一塊地方會被義勇軍再奪回去」。因為這樣，所以牠終朝每日的總想把這個「軍」消滅了，可是，怎麼也消滅不了！牠對別的一切都感覺不到什麼困難，只有這件事，使牠感到十分的頭疼。也正因為這樣，牠對在東北的同胞的壓迫，有時候不能不稍微小心一點，怕的是一逼急了都去幹義勇軍」；對繼續進攻我國，有時候也不能不稍微顧忌點，因而採取比較曲折的和隱蔽的形式（我們應該特別留神！任何曲折的或隱蔽的形式，實質上是一樣的；並且比露骨的形式更危險些，因為曲折和隱蔽的形式，容易叫某些頭腦不清楚的人錯認和誤

解。所以，對那些很毒辣、欺騙性很大的侵略方式，我們更應該特別留神，時時的揭破牠，反對牠。）是怕把我全國的民衆逼得「挺而走險」都變成了義勇軍。牠深知道，我國上層的人雖是害着「恐日病」下層民衆却不然，不過是有些人胡塗一點，對時局不甚明瞭罷了；一明瞭後，是不會怕的，頗敢硬幹。現在東北的情形，便是個具體的例子；許多的人民，被逼得沒辦法，都幹義勇軍去了；「有一個地方的義勇軍人數，最近突然增加到三萬多人，農民婦女都加入了，聲勢很浩大」——這是由長春傳出來的消息；實際上比這還要厲害得多！

這一個問題雖是目前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問題，可是已經說得太多了；因限於篇幅，國外問題完全沒談到，只有等下次再談，還請讀者多多原諒！

# 「八月十五」和「雙十節」

林蔚青

八月十五剛過去，雙十節又來了。八月十五，人們把他叫「團圓節」，雙十呢？是國慶紀念日。

爲什麼叫團圓節呢？那月亮一年不是總要圓個十來回麼？爲什麼只有這一天值得這麼看重他。這兒却有一段故事：

當年元韃子滅了中國以後，深怕漢人再翻過身來反抗他，便在各處都住滿了他們的兵。這還不算，韃子兵同漢人分開住，還怕照管不到，便又每家都給派上一個韃子住在那裏，不光要漢人把他當老太爺般的侍奉，並且樣樣事都得聽他的管束。他說明天想吃活人的腦汁，你就得給他去找；他說今晚要大姑娘陪他睡，也只得由他。這一來，把家家戶戶直一鬧得妻離子散，雞犬不安。

常言道得好：「兔急了咬手，狗急了跳牆」，老百姓真叫韃子給逼急了，成天盼望「真命人主」出世拯救萬民，越盼越沒有消息。於是，大家橫了心，「和他拚，反正是個死」；「雞毛傳帖」到處飛起來了，約定八月十五兒圓的時候一齊開刀。

這一夜真個了得！大夥兒齊心，來得快，各家住的韃子都被殺完了，家家戶戶都掛着韃子的頭，闔家的妻兒老小才又得團聚在一起——從這以後，老百姓便把這一天叫「團圓節」。

老百姓反出了頭，「真命人主」才跟着出了世；朱元璋打敗了陳友諒這一般英雄，奪得了天下。這時候，要的是太平時代的順民，人民造反的心理是應該趕快的把他去掉，於是朝廷便改八月十五這「團圓節」爲「中秋節」，又叫些文人學士捏造了許多故事：什麼「唐明皇遊月宮」啦，什麼「中秋賞月」——來掩飾這「可怕」的節日。可是，老百姓仍把這一天叫「團圓節」。「八月十五殺鞑子」這件故事，雖被皇帝大臣文人學士硬掩蓋住，叫牠不見於經傳！可是，這故事在民間流傳着，一直到現在。

沒有八月十五這「團圓節」，也就沒有漢族的復興；所以這個節又可以叫「復興節」。雙十節的來歷，大家也都很熟悉的吧？很多的人是親眼看到他是怎樣產生的；我們這年輕些兒的，也都常聽人說過的，並且還聽得很耳熟。漢人又叫清朝給逼急了，他把漢人當奴隸牛馬，向他要求自由，便說你是反叛，就該殺；可是他對東西洋的列強却恭順的了不得，今天割地，明天賠款，殺了一兩個爲非作歹的傳教洋人，便鬧得要停考，懲兇；得好些條命來賠他。西太后大聲爽氣的說：「情願把江山送給友邦，不把江山還給家奴」——這可叫人們絕了望了，便到處造起反來，把清朝推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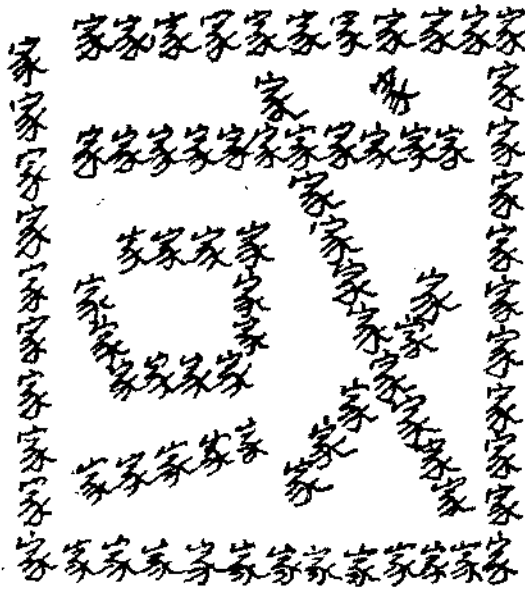
不是這樣的麼？沒有雙十節，也就沒有中華民國。就算你再有錢些，在沒有雙十節以前，這皇宮，三殿，三海，太廟，頤和園……這些地方，是不能讓你隨便進去逛的。你頭上原有的那條辮子，也不能輕易讓你剪掉的。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八月十五這個節，在咱們的中國，差不多是家家戶戶都要過的：

無論是大城市也好，小鄉村也好。雙十節却不一樣，雖然官府竭力的提倡，在這一天，懸旗掛彩，閱兵，開紀念會，招待外賓；任是弄得怎樣熱鬧，老百姓對他却仍是很冷淡，常常是毫無感覺的便過去了！這要比起別的國家的什麼紀念節來，真差得很遠。

有人說：「這是因為咱們國民的知識很低，國家觀念薄弱，所以形成這般光景」！這話完全對麼？爲什麼八月十五殺鞋子這故事，流傳了幾百年，不管老少都知道呢？這「團圓節」，無論貧富，家家都要過呢？

如果是有了雙十節以後，全國人民都享了福，皇宮三殿這些好玩的去處，不管你有錢沒錢，誰都能進去開開眼界，那麼每逢雙十節，在全國各處，一定比八月十五還要過的熱鬧。看吧！人們又給逼得受不了囉！再一個團圓節，恐怕又快到了吧。



少一家不成！

多一家不成！

錯一家不成！

非大家不成！

一九三六年

馮棣組字

你怎樣知道地球是圓的

一一一

## 你怎樣知道地球是圓的？

譚伯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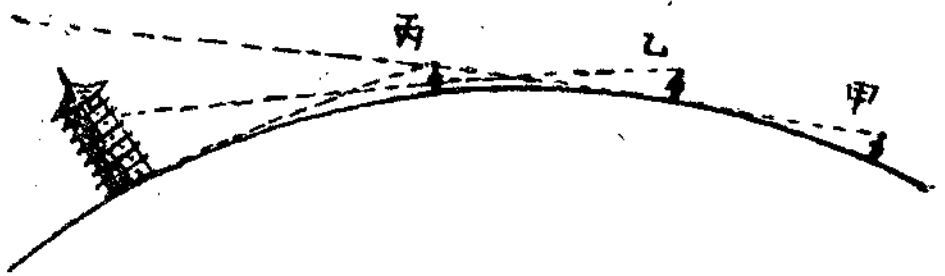
我們的遠祖對於天地，曾經發過這樣的想頭。以爲蔚藍色的天是一個圓蓋，或者像一隻倒置的大盆撐住在地球的外邊。所以中國古來就有「天圓地方」之說。住在平原上的人，他們看見遠處的地平線和天空的圓穹相接連，所以他心裏想着，倘然他有一朝要到了這個地邊，必須僵僵着身體，如此他的頭才可以不和蒼天相撞。住在海邊的人，他們看見海面終點的水平線，便以爲那邊的海面是和陰府接連，所以當駕船出去的時候，互相告誡不要浮到那邊去。這樣童騃可笑的思想直到五百年前才被人打破了。現在我們十分明瞭，沒有一處天是撐在地上，也沒有一處一個人的頭有和天相撞的危險。並且曉得若是一直走，你們可以遇到平原，山岳海洋，但是永不會踏着地球終了邊界，或者會有跌落陰府的危險。簡單說來，我們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

地球是一個很大的球體，飄浮於空中，毫無依傍，至於蔚藍色的圓穹，拱蓋在我們上面的，不過是包圍地球四周空氣中的一種藍色的外象而已。倘使你取一方向永遠繼續前進，你可以完成環遊地球的旅行，並且可以仍舊回到你們出發的地方。完成環繞地球一周的第一人是誰？不是哥倫布而是與他同時的一個葡萄牙航海家名叫麥哲倫的，他看見哥倫布的成功，心裏不覺羨慕起來，於是決意做件偉大的事業，使以後的人永遠忘不了他，於是在西曆一五二二年領帶了葡萄牙的艦隊，繞過南美洲的南端渡過太平洋，發現了菲律賓羣島，後來又達

到哥倫布想到而沒有到的印度，最後更西行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回到原來出發地（里士本——葡國首都），完成了環繞全球一週的創舉。於是世界上的人，才相信地球的確是圓的。現時南美洲南端的麥哲倫海峽，就是紀念他的。

地球是圓的，可以下列的事實來證明。假使你要旅行到一個市鎮去，你經過平坦的平原，若在該處沒有什麼東西阻礙你的視線。那麼在你走近到市鎮時，你最先看見的就是市鎮上最高點像塔頂一類的東西；稍為近一點，塔的上半部可以看見了；最後，塔的全體都看見了。你這回起初所看見的却是最高的，當距離漸減，一到末了，遂連最低的也看見了（看第一圖）倘使地面是平的那就不會這樣，那時無論在什麼距離，一座塔不會從頂到底逐漸出現的。只要能夠看得見，便可以看見全塔（看第二圖）倘使地面是弧形的，倘使地球是圓的，那時距離很遠的物體，就要為地面的曲度所遮蔽。距離漸減，物體方能依次出現，最初看見的卻是頂點，其次是塔的上半部，最後一座塔就全然在望了。

在陸地上，常不容易找到一處廣闊的平面，幾乎常有丘陵或叢林之類阻礙視線，當一個人漸漸行近市鎮時這座塔是不會從頂到底逐漸出現的。若在海面上，



第一圖



## 你怎樣知道地球是圓的

一四

就沒有什麼東西來阻礙視線，因為這樣，所以在海面上特別容易看出這種因地圓而生的現象。

當一隻船從汪洋大海中駛近海岸時，在船上首先看見的是岸上的最高點如山峯之類。後來看見高塔的頂，最後看見海岸的邊緣。同樣一個觀察者在海岸上守視來船，先見桅竿的頂尖，其次是帆，最後才看見船身。倘使這隻船離開海岸，這船的消失，一切程序恰恰相反，就是船身首先不見。次為帆，最後桅竿的頂尖也看不見了。（看第三圖）月蝕的現象也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假如你把一個皮球，放在太陽或燈光之下，無論光線從那一方面來，牠投在地上及牆壁上的影子，總是圓的。所以我們知道球形的物體，無論怎樣，牠的陰影總是圓的。在月蝕的時候，映在月球上的地球陰影，是圓的，所以就知道地球是球狀的。

復次，假使你要作一個南北綫的長途旅行去時是自北向南行，就見北方的星却逐漸低落，到最後完全隱沒在地平線之下看不見了；而南方的星却逐漸升高，卒至直射在你們的頭頂上。在你回去的時候，是從南向北行，所見的情形恰恰和上述的相反，就是南方的逐漸降低，北方的漸漸上昇。這種現象可用第四圖來證明，假如你在（甲）地起程，在那裏，（己）星正在你的頭頂上的天空，而（辰）星却完全看不見，這因為地面的曲度阻礙視線所致，你行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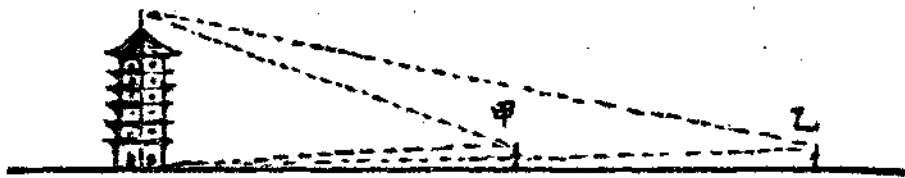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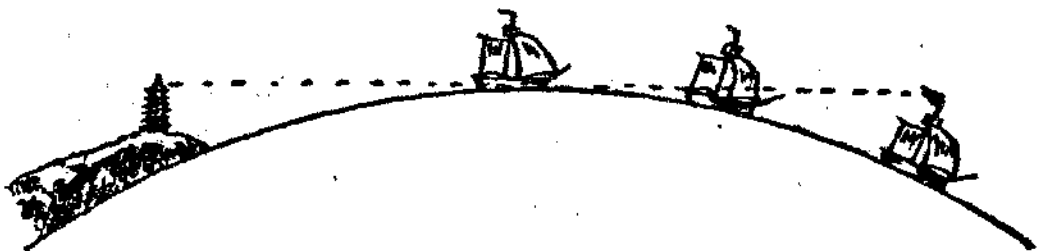


圖 二 第

(乙)地，那時才看見(辰)星，剛在地平線之上，而(巳)星却低了不  
少，最後你到了(丙)地，(辰)星已經正射你的頭頂，而(己)星却早  
已隱伏在地平線下了；像這樣你總可以相信地球南北確是彎曲的吧？這讓  
我再來證明地球東西也是彎曲的。你大概知東京的日出和日落比上海早些  
，而上海的又比漢口早些吧。就是說愈往東去，日出的時間愈要早些的，  
往西去總是遲些；這就是因為地球東西是彎曲的原故。倘若地面是平的，  
那就不會這樣，那就無論在那裏，太陽總是在同一時間出來，同一時間落  
去，沒有東先西後這現象；東京早些，上海遲些的分別。只要太陽剛出地  
平線上，那時全世界都是日出，只要牠剛落下，那時全世界都是日落，然  
而事實上却並不是這樣，這就是東西彎曲的確証。地球南北既是彎曲，東  
西也是彎曲，那麼，你還能夠否認牠是個球狀的東西嗎？

此外地圓還有一個證明，從地平線的形像可以看見。當我們站在曠野  
之中，地平線就是限制我們的視線的，在這條線上天和地好像是接連着的  
，假使平原上沒有什麼高低不平，望去只是一平如砥，那麼地平線就成爲  
一個圓圈，圓圈的中心就是我們，(視察者)。這種圓形的地平線在海面  
上，尤爲顯著。水面代表一個廣闊平圓的形像，牠的外緣和蔚藍色的天相  
接；倘使地球是平的，在地面上我們一眼看去，蕩蕩平平只有目力所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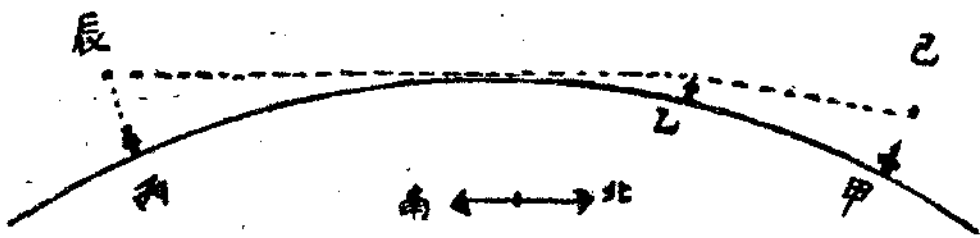


第三圖

的地方才不能看見。若是用個很強的望遠鏡，幾乎任何距離我們都可以看得見。但是在實際上情形却迥然不同，雖有最好的望遠鏡，遇着地平線這種障礙也就一籌莫展，所以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圓的。這種情形，看第五圖便可以明白。在球體上面，高的地方（甲）點，向四周遠望，能够看見球體的那些部份？這回答是很容易得到。從（甲）點我們引一根直線，（甲）到了（丑）點就和球面接觸了。這根直線，可用來代表視線，在這根線以內的，一切都能够看見，至於在那以外的，一切都看不見。倘使從（甲）點引同樣的線如甲<sub>丑</sub>甲<sub>卯</sub>甲<sub>辰</sub>甲<sub>巳</sub>等，都和球面接觸，每一根線在和球面接觸的表示地平線的別一點，將這許多點聯在一起，顯然成爲一個圓圈。從其他任何地點來視察，都可得到同樣的結果（圓圈）。所以當我們立在平原，山頂或海洋中的高處遠望的時候，地平線總是呈圓圈形的，這不是地球確是一個球體的又一証據嗎？

我們再看上面的圖，假使視察者的眼睛不在（甲）點，而在較高的（乙）點。從（乙）點向四周一看，視線掠過球面顯然要比較遠一些，以至於（子）因此所顯露的地平線也要廣闊一點；因爲地球是圓的，所以當你離球面愈高，所能看見的愈遠，這也是地球是球形的一個証據。

你或者要懷疑吧，在地面上有這樣多的大山深谷，崎嶇不平，毫不一



第 四 圖

律，怎樣可以說地球是圓的呢？海面平滑而成弧形，這當是你所承認的，但是一說到陸地，你或者要堅執以為完全不同了。你在陸上看不到別的東西，入眼的只是崎嶇不平，雜亂無章的山岳，深谷，丘陵，平原和峭壁；你若問：地上滿佈着這些崎嶇不平的狀態，那麼我們怎樣能夠說地是圓的呢？但是讓我來問一句：一個橘子是圓的嗎？你的回答是——的確的。然而你試留心看看：橘子的皮完全是皺的嗎？你又回說道，這不要緊，橘子之所以是圓的，因為皮上皺紋和水菓的大小相比差不多，不算什麼；這樣對啦！所以輪到我說話的時候，我就要說，地球雖然各處崎嶇不平，但是把最高的山拿來同龐大的地球來比較，也就渺乎小矣，因此地球仍然是圓的。現在且讓我來證明給你看。

我們的地球是個龐大的球體，牠的圓周有四萬多公里或一萬海里。現今我們用一個直徑二呎的大球代表地球；用適當的比例在球上面刻出高低，以代表地面幾座主要的山岳。其中最高的要算西藏和印度交界處的喜馬拉雅山的埃非勒斯峯。峯頂拔海八千八百四十呎，山麓盤亘綿延，所據之廣，等於一個帝國。現在且讓我們把這個龐然大物刻在這大球上。你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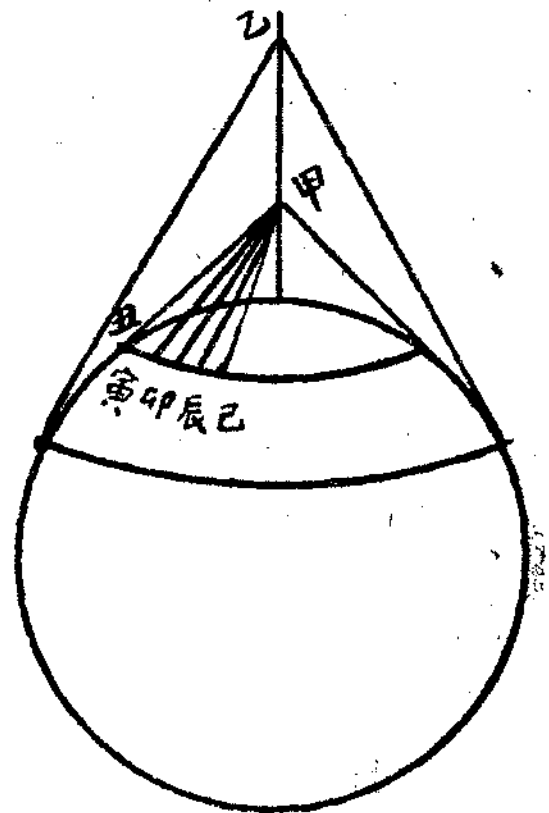


圖 五 第

知道牠在這大球上所佔的大小怎樣，只不過是一粒微沙，可以溜過你的手指，不過是一粒直徑一又三分之一耗的沙粒啊！這座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山，挾着這種偉大的聲勢，可是一和地球相比，簡直不算什麼。這些證據我們不必多引，拿這些微沙散佈球面，用來代表地面各種的高低不平；在實際上地球的形狀，並不因此而改變，這是我們十分明白的。因此，地球不過是一個比較更大的球，上面散佈着比例勻稱的沙粒，這就是所謂丘陵和山岳了。

現在且讓我們將本文的要點總括起來：地球是圓的，孤立空中。圓周四萬多公里，或一萬海里。牠的半徑，即是從中心到表面的距離，為六千三百七十六公里，即是一千六百海里而弱，在地球表面所有各種最大的起伏和地球大小相比，差不多不算什麼，而且地球也不因此而覺有什麼改變之處。

## 社會的組織是像蜘蛛網麼？

王次凡

在本報第一期魚離不了水，人離不了人那篇文章裏，我們說過「人與人不能分離的關係結合在一起」便是社會。現在我們再進一步來談一談這種結合的規則與條件。

記得某學校的一個學生把這個問題向他的教員提出來的時候，他回答說：「社會像蜘蛛網一樣，有什麼規則可說。因此學生給他起了個外號，把他叫做蜘蛛網先生。其實我們仔細觀察一下，蜘蛛網的組織是一律很分明的，一個蚊子蜻蜓飛上去，蜘蛛由一根網絲的震動便能出來捉捕他。他的組織何常無規則可尋呢！偌大的一個社會，是萬千百種的關係結合成的

，初看好像是亂絲一樣，真是從何說起，但我們仔細考察他一下，果真如此麼？

我在這裏寫這篇文章，與製紙製筆製墨水的工人發生了關係，寫好付印時與印刷局工人發生了關係，出賣付郵時與郵局工人書店夥計發生了關係，讀者讀到時與讀者發生了關係。我寫文章時不能不用棹椅，寫文章時不能不吃飽穿暖，也不能沒有房子居住；於是我便又同農夫，商人，成衣匠，木工，泥水工發生了關係。我這篇文章在民衆週報上發表，民衆週報出版後須受官廳檢查，於是我又同政治發生了關係。像這樣推演下去，我這一篇文章便與社會上的許多人發生了千百種的關係，我個人便成了由這許多關係結合起來的一個社會份子。但是這些關係的結合在一起，果真是無規則可尋的麼？一個房子，無論牠是怎樣堂皇美麗，要是沒有地基，便無從修築起。在一塊沙漠上面，總不能憑空地建起一所高大洋房來。我們應該「追本窮源」的問個究竟。

社會上一切複雜的關係，可以分成兩大類來說：（一）「生產關係」；（二）「社會關係」。

農夫、工人、商人、地主、工廠主、洋車夫……所有在社會上生活着的人們，怎樣的維持自己的生活，用什麼方法來謀取衣食？在大家都在社會上謀取衣食的當中，誰也不能說光靠自己，絲毫不靠別人；誰也不能說自己是一個人孤立的活着，與任何人都沒有一點關聯。比如說；工人離了工廠主，便沒有機器、工具、原料等，就不能製造出東西來，也沒有製造品去換錢（工人拿作成的物品向廠主去換工錢），便沒錢去買一切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物品。

反過來說，工廠主要不僱工人來作工，那些原料不會自己變成工藝品，織布機再好，沒工人管着牠，也不會自己織出布疋來。同樣，地主不僱農民耕種，地裏不會自己生長糧食，農民租不到地，空有力氣無處施，也就無法過活。工廠主的氣派再足，沒有人買他的貨，便只有「關門大吉」像這樣謀取衣食的當中，這些人離不了那些人，那些人得靠這些人——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人們便叫牠做「生產關係」。換句話來說，就是「在生產的行程中，人與人之間，都存在着一種特定的關係」。社會上各色各樣的人物，都被「生產關係」這一條帶子，把他聯繫起來編織成了一個社會。這種關係，又是由什麼條件決定的呢？只有「生產力」對他才有的作用。

所以，要了解一個社會，必須先考察這個社會的「生產力」。就是說，要看這個社會的人們，怎麼樣從事生產，用什麼方法來取得一切維持生活的物品。他是用手去採集樹上或草上自然生長的果實呢？或是用木棒石頭去打飛禽走獸呢？或是用皮鞭子趕着羊群在草原上跑呢？或是用鐵犁頭耕地呢？或是用大機器在地下取煤，用飛機在空中運貨，用炸藥在深山裡開洞呢？這種種不同的生產條件，種種不同的「生產關係」，形成了各種表面和實質都不同的社會。

遠的不必說了。我們試想現代大都市的文明，有那一件不是機器所產生的。飛機汽車火車這樣便利的交通工具，沒有機器怎麼能產生出來？電燈電話收音機這一切的用具，沒有機器怎麼能讓我們來利用。問題又來了，我們再想想，沒有大機器能有工人同資本家這兩大階

級的對壘麼？石斧石箭能產生出地主同農民的對立麼？用石斧石箭的野人，一天漁獵所得，僅足維持他們的生活；一羣人全體參加勞動，還有時吃不飽肚子，像這樣情形，那能容什麼人光坐着吃現成的飯哩？又那能有貧富兩大階級的對立呢？有鐵犁頭出世，便耕出了一個封建社會，這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形成了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的對立，新的機器出現，便造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着工人和資本家對立的關係。所以，社會「生產力」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條件，生產力決定了一「生產關係」；這樣的「生產關係」，才形成了與他符合的「社會關係」。社會上的一切倫常，規約，制度，法律等等，就是那「社會關係」的具體表徵。在一百多年前，英國的人民都用機器來製造物品，並且製造出來的物品已不是爲自己使用，而是爲的賣到市場上去賺利了；這時候，到處站的都是工人和資本家，那過去的一切倫常、規約、制度、法律等等都不適用了，這些新抬頭的人們，便要求廢掉他，另以一種適合於新的「生產關係」的東西來替代他。我們中國，在清末的時候，社會情形已經變化了，沿襲多年的大清刑律也只有廢除，而代之以現行法律。生存在某一個社會裏的人，既被一定的「生產關係」支配着，便也要受那個「社會關係」的約束，要受那個社會的倫常，規約，制度，法律等等的制裁；而且，他個人的意識，也是受當時的文化程度限制的。

當然，社會不是靜止的，而是急劇的向前變動的；正因為社會「生產力」在那裏不停的向前發展，所以「生產關係」也跟着改變，「社會關係」便也不能不改變。一旦，「生產關係」已經變化了，舊的「社會關係」却凝固着不能適應新的條件，並且有某些人很固執的要



維持這種舊的關係，這樣便要發生革命了；就是要把那不適合於新的社會條件的關係革除掉，拿一種適合於新的社會條件的制度來代替他。同時，「生產關係」因受「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影響而起變化這是必然的；至於「社會關係」的改變——舊的「社會關係」的革除和新的形成——却常常要靠人爲的暴力。關於這些問題，容我們以後再另行討論吧。



天不助拙弱

之人

馮棟

# 哥倫布西征記

毛耀庭

## 第一回 據衝要地中海路絕 尋新徑哥倫布出世

話說當我國晉魏六朝的時候，亞洲正鬧着激烈的民族混戰，把漢族的一統天下，直弄得個七分八裂。這時候，歐洲也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動原來在亞洲的匈奴族，因為在東方遭了個很大的敗挫，便成羣結隊的衝到西方去；住在歐洲東北一帶的日爾曼族，被匈奴趕得站腳不住，便又成羣結隊的往南而衝，這樣便把歐洲的一個古老的羅馬帝國，也照樣鬧了個土崩瓦解。

這個羅馬帝國，本是歐洲一個最強盛的國家，商業非常的發達，這一來可鬧糟了，堂堂的一個大國既被人分割成了許多小國，到處都設的是關卡，收稅很重，商人們受着千辛萬苦，販運貨物，弄得不巧，不但賺不到利，有時還要賠本。再要不湊巧路上碰着了盜匪，便被搶個精光，甚至還送掉了性命；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歐洲商業便一天天的衰敗下去，簡直抬不起頭來。

到唐朝的時候，中國又統一了，侵犯中原的突厥人，被打退回去，跑到亞洲的西部，站住脚建起了一個新國家——就是我國歷史所說的那個大食國。這個國家一天天的強盛起來，把小亞細亞的各個部落都併吞了。又把他的勢力伸張到歐洲和非洲。在這個當兒，因為往復征戰的關係，溝通了歐亞兩洲的文化，并且使兩洲貨物的交換，也跟着發達了。因為這種原

因，歐洲的買賣又一天比一天的興旺起來：北部的商人們，便組織了一個商幫名叫漢撒同盟，做買賣的人聯合起來和當時的封建王侯對抗，并且征討海盜，和互保航海安全，在歐洲的南部，有個意大利商幫，獨霸了地中海一帶的商業。

後來歐洲的商業更加興旺了，意大利商人的勢力，簡直強盛的了不得。有些國王和教皇，也作了商人的頭兒，幫着商人發展他們的買賣。往後教皇索性召集了個宗教大會，藉着反對回教爲名組織了東征的十字軍，這些從軍的光棍好漢們，一個個都拿着刀劍，帶着貨物，開到小亞細亞來；除了直接的搶掠當地人的金銀財寶以外，還強迫着買他們帶去的貨物。這種十字軍的東征，前後鬧了二百多年，死傷的人到一百多萬。這樣一來，歐洲的商業更加發達了，估着地中海貨物來往要道的意大利，便成了歐洲商業的中心，意大利的維尼斯和熱那亞這兩個口岸，那一種繁華富麗的光景，叫誰看着也要眼紅。

後來，中國發明的指南針和圓規，也被弄到歐洲去了，這樣好像爲虎添翼的一般，海船的運輸往來，更方便多了，運輸貨物，不再用那小小的馬，專靠着那龐大的船，地中海便成了當時運輸貨物的孔道。在這裡每天來往的船隻，就像穿梭的一樣，多的了不得，許多的海盜也常常混在中間，趁火打劫；國王教皇不但是商人的頭兒，而且作了海盜的大王。這且不表。却說又過了一百多年，地中海這個交通要道，忽被那個土耳其帝國給截斷了。他扼住了君士坦丁堡這一個要緊的海口，販運貨物的商船，不能再來往了。歐亞兩洲的交通被他生生切斷，這可把那些販賣貨物的商人急壞了。各國國王因商業斷絕，稅收大減，國庫一天天的

空虛起來；商人因貨堆如山，無人問津，弄得大賠特賠；海盜則因商船減少，沒有搶劫的機會，也變成了窮鬼——於是歐洲各國鬧得舉國上下人心惶惶，好像熱鍋的螞蟻一般，他們想和土耳其拼個死活，打通這一條路程；怎奈土耳其正當非常強盛的時候，奈何他不得。萬分無奈，祇有斷了這個希望，另找新的出路。這就是歷史家所說的歐洲由「內海時代」向「大洋時代」的轉變時期。

各國在萬般困苦當中，越想起過去的繁華富庶來，也就越渴望能找到一條新路能通到東方去。恰巧那時候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商人馬哥索羅，由中國辭了元朝的官轉回歐洲，著了一本東遊日記，裏面誇示東方是如何的富庶，把中國和日本描寫得簡直成了黃金世界。自從這書風行以後，歐洲人對東方之富庶，更是個個垂涎三尺；便更努力的尋求新路。

當時尋求新路最努力的，就是緊靠大西洋的那個葡萄牙。在地中海航運很興旺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商業和航海事業，雖不及意大利，但亦很可觀，也就很像個樣子了，等到地中海的航路被土耳其裁斷，葡萄牙國王，遂想乘此機會，另尋找出一條去東方的新路線，來代替意大利那商業霸王的地位。因此國王一面設立天文台，廣集各地天文學家，研究天文學和航海術，一方面鼓勵國民航海探險精神，把航海探險事業，指為是最光榮的神聖事業，甚至命王子亨利也學習航海術和天文學。這樣風氣一開，一般有志之士，誰不獻身于航海事業，作個時代英雄。

那些天文學家和航海家都向國王上條陳，說是可以由南方繞道到印度中國等這些地方

。當時有個名叫地亞士的航海家，他願意由南方去尋找印度和中國，國王聽說，喜歡異常，即命地亞士前去。地亞士辭別了國王，乘着小帆船，帶了些水手向着汪洋大海航去。這一天航到了非洲的南邊，突然起了颶風，他們所乘的小帆船，幾次險些被浪濤打翻，那衆水手只嚇得面無人色，地亞士却仍不灰心，還想努力前進，怎奈浪濤太大，船走不動，衆水手皆已喪胆，再也不肯往前航行，個個都哀求地亞士保全他的一條活命，即刻轉回本國；折了回來。國王一見他們回來，歡喜得了不得，問他，「航到了什麼地方，見到印度和中國沒有？」地亞士說：「航到颶風角，因為浪濤太大，不能再往前行，所以沒有見到中國和印度就折回來了。」國王聽了，怕人們聽說颶風角，不敢再去，即改颶風角爲好望角。不久地亞士發現好望角的事，傳遍了地中海一帶，人都傳爲美說，傳來傳去，傳到了一個人的耳朵裏，他聽了興奮得了不得。這一興奮不要緊，却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航海探險家，增加了歷史上很多的新奇事蹟。要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 在日本船上

嚴淑靜

沒有出過國的人，第一次坐外國船，心裏總有一點說不來的那麼股子勁兒。尤其是坐在往日本去的船上，這種滋味更厲害。我們從塘沽上了船後，立刻感覺自己是投身於異邦了，特別是因為自己不會說日本話的原故，突然聽到日本茶房和我們說話，感到刺耳的不自在，我急忙尋找同伴中會說日本話的替我答覆日本茶房的問題，原來他告訴我應該到婦女席那邊

去睡，並且不要我穿着鞋子站在蓆子上，我開始發現日本茶房對待中國留學生們的傲慢。

船開行後，茶房又給我們送來好幾張帶字的紙片，叫我們逐條填寫，大概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才有船上的檢查員來收。他首先走進靠門口的一排那裏，從一個我們不相識的同伴手裏接過那幾張條子後，立刻用日本話和他說起來，那位同伴好像去過日本，他的日本話應答如流。於是我們這些第一次去，並且連一句日本話也不懂的人們，臉上立刻流露出很不自在的態度來，我則急忙的向旁邊那位會日本話的同伴說：我不會日本話，你一會兒替我說吧！一會就到我們這邊來了，他好像發現我們不懂日本話一樣，原來另外一個檢查員是翻譯，他直接的用中國話問我們了，懸了半天心的我和同伴們，立刻胸裏鬆快了些。對於每個人的問題，都按照字條上印的那幾項，甚麼來自何地呀，去日本何處，入什樣學校，帶了多少日金等等的。其中的一個從天津去的同伴，僅僅帶了四十元日金，這兩個檢查員和他爲了半天難，這個同伴說他的錢已匯給東京的一個朋友，但是他們不放心，我們在旁邊肚子裏直生氣，可是不能從中說什麼。

人們像答完了學校的試卷一般的，等到檢查員走後，一齊都跑到外面的甲板上深深的呼了一口氣。

到吃飯的時候，大家都一齊的跑回倉裏去，日本飯在我們這初次去日本的雖然碍難下嚥，可是不吃又應付不了肚皮的飢餓，所以就不能不按時進食了。

在我們的船裏，中國留學生一共有二十九個人，中學生約占三分之一，商人四五位，大

家過了一兩天後立刻都熟了起來，有的時候說東道西，有的時候就三五成群的到甲板上去玩；最可笑的一件事，就是我們之中有一位老秀才樣的同伴，三四天一直的一句話也沒聽他說過，除了躺着睡覺，坐起來吃飯有時候也出去走一走，此外沒有說過話，更沒有像我們一樣有時候放肆的笑過。大家都說他有神經病，所以誰也不睬他。後來到了東京後，才知道他並沒有病。原來富於經驗，特別持之慎重的他，是怕在日本船上說話說出漏子來。真的也不怪他嚇的連話都不敢說，聽東京的老朋友們說，從「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到日本留學的，常常有在神戶不讓登岸的。

船到門司時，我們就被召集到樓上去，實行最後的檢查，我們一個一個的都像小學校的學生，受教師的口試一樣排列着，挨着次序的聽詢問者的問話。但是有幾個白種人就泰然的坐在安樂椅上，檢查員和他們對坐着談話。我們在這種情形下，爲自尊心所驅使，遂偃促不安起來，同時腦海裏深深的刻下了『可恥』的印痕！並且燃燒着忿怒的火燄：我們是到異邦留學的，應該受人們的尊敬；可是我們却像俘虜一樣啊！

船靠岸了，『這就是神戶嗎？』我驚喜的問同伴。其實我們的行李早收拾好了，於是安然的在甲板上眺望神戶四周的風景。我們在船上把所有去東京的同伴們，組織成旅行團，舉一位第二次回東京的作團長，照顧初次去日本的我們。

從船上走出來，隨着我們的行李走到了海關，在那裏我們的行李全部被打開，海關的檢查員一點也不含糊的檢查了我們的箱子，我們的衣服，我們的每一本書，甚至於每一本書的

每一頁。我們的腿站得痠的快要跪下去了，但是誰管你呢？

『唉呀！可完事了！』我痛苦着又僥倖的在心裏自己說着。於是同伴們又像從監牢裏解放了出來似的，由我們的嚮導領着，僱了汽車一溜烟的到火車站去了，在汽車上我們已經不像在船上和海關裏的時候那樣窘迫狀態，却表現出愉快和興奮來。

到了東京後，我們發覺在船上被檢查員追問了好久的那一位同伴，被留在神戶了，怨我們這個團體組織的不嚴密，只是隨便瞎湊的！萬幸到第二天就安然的放他來到目的地了。這是去年九月下旬從中國到日本去時的情形。

聽說東京到夏天非常熱，學生們一到放暑假都跑到附近的海濱去避暑，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們便乘機返國。我和三個朋友於今年六月底便由東京起程了。

回來時因為普通日本話都能湊活說了，所以在船上也就不像去時那麼別拗了，『而且這是回國，那就什麼麻煩也沒有了，』我心裏這樣想。果然，再也沒有什麼人來詢問我。從門司忽然上來一大羣婦女，她們都像從鄉村裏剛出來的模樣，絕不如東京的女人美，雖然除了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太婆外，其餘的都是二十上下的姑娘。後來我們又發現領帶她們的還有一個與那個婦人年歲相若的男人，由我們的談話中才知道他倆是夫婦。神經過敏的我們，早就知道他們那一羣是到中國做甚麼的。她們的舉止個個都是那麼輕浮，船上因為有了她們，立刻有聲有色，使我立刻感到浪人的氣味。

我們在船上比去的時候舒適多了，不但風平浪靜，並且又因為能吃日本飯的關係，簡直



沒感到任何不自在。船快要到塘沽時，我說不出的愉快。可是遠遠的看到這破碎山河時，却又被一種悽愴哀惋的情緒給堵塞着胸膛了。愈往近走，漸漸飄來一個一個的漁船，我見到了穿着藍布褲褂站在漁船上凝望着我們這船的漁夫，不自禁的從喉頭裏小聲的喊出了一句：『久別了同胞！』一會兒就要靠岸了，岸邊有不少的窮孩子，都是十歲上下的，一夥三四個一齊猛然的跳到河裏，同時大聲的罵着『小日本，我操你媽！』冲着船就游來，當時站在船板上的人無不大笑。我聽了孩子們的『粗野』的叫罵後，不蔑視他們的『下流』，反倒覺得那些奴顏婢膝的上流人的無以自容了。

我們下船後，在岸上等待着我們的行李。那裏照舊有海關的人員檢查，不過這有什麼呢？不是檢查簡直是敷衍。那一羣日本女人原來帶着好些大箱子哪，那裏面裝的是什麼貨，爲的是不上進口稅，我們的海關人員對於她們那大箱子連摸都沒摸一下，也許怕發生誤會吧，僅僅輕用粉筆在上面照例的畫上個英文字。而我們的行李在那種對照下，警察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也給我們畫上了同樣的字；我們便這樣傲倖的離開了碼頭，沒入人海裏面。

## 復漢圖（章回小說）

栗蔚林

### 第二回 皇親國戚爭權奪利 達官貴人醉生夢死

上回已經說過，晉武帝司馬炎照着曹丕篡漢的舊道兒，奪了曹家的天下，開創下晉朝一百五十六年的基業。這個開國皇帝，端的是了得，他不但憑空將一座錦繡江山奪到自己的手

裡，並且一心想給他的子孫造下一個萬世不朽的基業。他眼看到魏室的滅亡，是由於「皇室孤立，大臣權重」，才弄得那樣的下場；深怕在他百年之後，也會有像他那樣精幹有爲的大臣，又照着他的辦法，乘孤兒寡婦懦弱無能的時候，再把江山從他的子孫手裡奪了去。於是，他便想下了個「萬全之計」，將本族子弟凡是聰明能幹的，都封了王公爵位，率領重兵，分別鎮守京都及各重要州郡；其中越是強悍的，爵位越高，兵權也越大。在司馬炎看起來，他這一番佈置，乃是個保全基業的上策；皇室的力量既是這樣雄厚，也就沒有那個大臣敢起篡奪的野心了。那裡知道事情慣會捉弄人，司馬炎這一番苦心的佈置，反倒留下許多禍根；到他一死，諸王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直鬧得不可開交。

却說司馬炎死後，受命大臣輔保太子衷登基；大封功臣，冊立賈妃爲皇后，尊武帝皇后楊氏爲皇太后。這司馬衷是個懦弱無能胡塗到底的人；比他父親來了，簡直不知道差得有幾萬幾千里。這位賈后，却大不相同。她雖是生的黑矮粗壯，沒得半分姿色，可是性情却乖巧陰險非常，慣能賣俏獻媚，以邀寵幸；而且詭計多端，醋勁兒又很大，直擺佈得那司馬衷朦朧轉向，一任她專權弄威，無惡不作。

原先賈氏還在當太子妃的時候，便想獨自霸佔太子，不許別的姬妾與太子有染。怎奈這太子是自幼兒生長在宮庭裡的，嬌姬美妾早已是滿院滿屋，吃喝玩樂，享受富貴榮華，是他唯一的專長，既被立爲太子，轉眼便要身登大寶，更那會儘斯守着一個黑矮潑辣的婆子，受那淒涼的味兒。所以，賈氏雖然防範得異常嚴密，也擋不住太子和那年輕貌美的姬斯混得

火一般熱；那太子自從寵愛艷姬以後，同賈妃又漸漸地疏遠起來。後來賈妃偵知艷姬已然有孕，時光易過，艷姬的肚腹一天天的越發顯起形來，眼看就要分娩；更使賈妃又急又惱，深怕艷姬竟生下一個男兒，佔了自己的先，連日後皇后的位子，也許會被她奪去，因此更把艷姬恨得如同眼中釘一般，「與她誓不兩立」。

也是活該有事，這日賈妃正自找太子不着，心下甚是納悶，便帶領着宮娥太監往御花園裡去閒逛，藉便也可以偵察太子和那艷姬的行徑。宮娥們簇擁着賈妃進了園門，轉過石山，只見湖那邊花圃中的牡丹開得正好，花葉相間，直是艷麗非常——賈妃看在眼裡，不但不覺得這花可愛，反而覺得這花特色凌人，直欲將她完全拔去，方足以洩心頭之忿。正尋思間，忽聽得有男女喧的笑聲音，從遠處傳來。賈妃急渡過石橋，沿着柳蔭走去，只見湖邊的擁翠亭上，那艷姬同太子正緊緊地依偎着，憑欄看湖邊的宮娥們鬪水中的鴛鴦耍子。賈妃一見，不由得怒火中燒，忙邁着急步搶上亭去，宮娥和侍衛太監也連忙跟了進去。艷姬和太子一見賈妃來得神色不對，都連忙站了起來，各閃在一邊。賈妃用手指着艷姬大聲罵道：「你這狐媚子！太子病還沒好，你又勾引了來，在這大風地裡吹着；再要不好起來，你如何能擔得起？」接着又厲聲向太子道：「太子以萬金之軀，儘和這妖婦糾纏什麼？眼看皇上年事已高，就要身登大寶，也應該保重點才是！」還沒等太子分說，艷姬已先自開口回道：「侍妾身子不空，本來就懶得走動，無奈太子定要命侍妾隨從到這亭子上來散心，侍妾那敢不從？」這幾句話，正好觸動了賈妃的心事，好似火上加油一般；太子見說，也忙着替艷姬分辯。賈妃一

聽，越發怒不可遏，翻身從侍衛太監手裡奪過戟來，旺準着艷姬的腹下猛擲過去，只聽得碰一聲，艷姬已倒在地下，那隻戟直豎在艷姬的腹上，侍衛太監連忙搶過去將那隻戟拔了下來，一個肥壯的胎兒已跟着落在地下，鮮血直流得把個漢白玉地染成了很大的一片紅色。那太子只嚇得倒退到亭子角裡靠在柱子上，緊閉了雙眼，哆嗦作一團。賈妃見已肇禍，却毫不驚慌，忙過去拖了太子，逕奔宮內，宮娥太監們也都跟了去，沒一個敢留在那裡。賈妃同太子到了宮內即搶先向皇帝奏道：「艷姬媚惑太子，有不臣之意，臣妾婉言相勸，艷姬不但不聽，反肆口辱罵，以致挺撞起來；艷姬老羞成怒，取金戈以威逼太子及臣妾；臣妾爲保全太子，取戟自衛，不想艷姬惡貫滿盈，誤自觸戟而死……」太子驚惶未定，出聲不得，一任她巧言誣奏，將這一件人命大事，弄了個「從優殮葬」便算了事。

那裡知道宮庭裡人多口雜，有和賈妃一黨的，也有替艷姬抱屈的。久而久之，賈妃「戟擲孕妾，子隨刃墮」的原委，竟被武帝知道了。武帝赫然震怒，以「賈氏殘暴不仁，不堪母儀天下」；應即廢爲庶人，另爲太子立妃」，命大臣們詳議奏覆。幸得賈氏親黨竭力解救，賈氏才又保全住了這個太子妃的位子。更有一般獻慫勳的宮娥太監們，在賈妃面前播弄是非，說是「楊皇后在皇上面前陷害娘娘，想立她的姪女爲太子妃，才惹出這一場風波來。」賈妃聽了這話，更把楊皇后恨入骨髓，「專等一朝大權在手，再叫她知道個厲害」。

此時太子已經登基，賈氏身爲皇后，自是稱心如願了。她自己尋思道：「不趁這個時候施展自己的威風，如何能使皇親國戚文武百官都能畏威懷德，俯首聽命！皇太后楊氏，是第

一個大仇人，她的父親楊駿官居太傅、大都督、輔佐朝政，權勢極大，非先除了此人，自己怎能够掌握大權。主意已定，便密召武帝第五子楚王瑋到京，屯兵司馬門；佈置妥當以後，賈氏在深夜裡傳下皇帝手詔，說「楊駿謀反，命東海公繇率殿中禁軍討伐」，這時候楊駿的兵都在皇城外面，被楚王的兵堵截住不得進城。楊太后見情勢緊迫，在帛上寫了「救太傅有賞」的血書，射出城去，也無濟於事；賈后反藉這件事爲口實，宣佈「太后與楊駿共同謀反」。禁軍在楊府的四週都放起火來，趁勢攻入，在馬棚裡找着了楊駿，將他亂刀剝死。接着大捕楊氏的黨羽，楊氏的宗族戚黨和家丁家將先後被殺的共有五千多人；無辜平民在變亂中喪命的在一萬人以上，房屋被燒燬的和財物被亂兵搶走的，更是不可勝計。並即廢楊太后爲庶民，太后的母親龐氏也被戮了。從此朝廷大權完全落在賈后的手裡。事定以後，論功行賞，加封東海公繇爲安東王，楚王瑋和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共同輔政。

後來，這一般功臣自恃功高，對賈后漸漸的露出不恭順的樣子，真好個能幹的賈后！便要施展妙計除掉這「心腹之患」。適巧這時候東邊不靖，鮮卑的勢力一天天的強大起來，屢次侵擾邊界。賈后便藉這個機會，先把安東王繇調離京城，出鎮帶方（就是現在朝鮮的平壤境內）。等安東王離京以後，隨即在深夜裡給楚王瑋一個密詔說「太宰太保要想廢當今皇上，蓄意謀反」命楚王「率本部兵圍攻亮瓘兩府，明正其罪」於是京城內又起了一場惡戰，司馬亮和衛瓘都被殺了，無辜的人民又枉死了無數。這時候，楚王有一個家臣名叫歧盛的，眼看到賈后這樣的橫暴，甚是憤慨，便勸楚王乘士氣正盛，即刻進兵誅戮賈氏，以「正王室

，安天下」；楚王聽了這話，覺得頗有些理路，但又不肯十分相信，正在他猶豫未決的時候，賈后又先下手了。賈后命殿中將軍王宮捧着一「騶虞旛」站在皇城頭上，應着旛向集合在城下的兵士說道：「城下三軍聽者！楚王率軍進攻太宰太保二府，完全是他自己的私見。皇帝知道他「假傳聖旨」，闖下了大禍，特命本帥來曉諭爾等；爾等應該即刻遵從欽命，放下兵器，各自回營聽候號令！」兵士們一聽他這話，又認得他手裡捧着的那「騶虞旗」確是皇帝解散隊伍的旗號，於是便都丟下兵器，一閃而散。這時候楚王成了個光桿兒元帥，便只有束手被擒，引頭就戮，還有什麼說的。跟隨楚王的幾個「搖扇子的謀士」，也都同歸於盡。有力的宗室，又被賈后剪除了一個。

這時候，朝內完全變成了賈后的勢力，參與此次機謀的功臣張華，王成和裴頠，裴楷等都封了大官，同她的母親郭槐，妹子賈午，養孫賈謐等共同參預國政；這樣的氣派，朝內朝外，誰敢不怕。這賈后除了恣意殺戮朝臣以外，更做出了許多風流韻事，她同太醫程據等公然姦淫，毫無顧忌；這還不足興，又常使太監將民間美少年引誘到宮內晝夜姦淫，等到精力俱竭的時候，就殺了以滅其口。

賈后的權勢愈大，宗室諸王，同朝廷重臣也更加恐懼起來，便秘密的商議掃除賈氏的勢力。右將軍趙王倫爲首，同着翊軍校尉齊王冏，梁王彤，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右衛依飛督閻和這一般王公大臣們，藉賈后毒死太子爲題，發動了京城裡外的兵馬，攻入內庭，先在殿上捉住了賈謐，就地斬了，隨即搜出賈后，逼着她喝金屑酒自盡了，並將賈午等亂棒

打死。賈后臨死的時候大聲的說：『拴狗應該牢牢的拴住牠的頸頸，爲什麼却拴牠的尾巴；那能不叫牠轉過頭來咬一口哩！』可是，聰明而善於參養獵狗的賈后，終於被狗咬死了。

賈后被誅以後，趙王倫自恃功高，自爲大都督、相國、侍中統率內外各路兵馬，他一黨的文武百官，都封爲列侯；那權勢的威赫，比楊駿賈后這兩個時代，還要勝過百倍。趙王的死黨孫秀，更是刁惡萬分，貪婪橫暴，無惡不作。常言說：「人心不足蛇吞象，」趙王對他那樣高的權位，還不知足，更和孫秀設計，又來了一套「矯詔讓位」的舊把戲。

趙王倫把皇帝的位子搶去了，別的宗室諸王，當然不服。於是鎮守許昌的齊王冏，鎮守鄴郡的河間王顥，鎮守關中的成都王穎都各統着本部兵馬，打着「討賊勤王」的旗幟從各路向京城殺來。孫秀派出去迎敵的軍隊打了敗仗，亂兵到處搶掠燒殺，弄得行人絕跡。這時候京城裡也起了內變，左衛將軍王興率自己部下的兵馬攻入南掖門，先斬了孫秀，隨即逼着趙王自己下詔避位歸藩，迎舊皇帝復位。接着賜趙王倫死，他的子孫也全都被殺死了。成都王，河間王，齊王以外；還有個長沙王又大夥兒都帶着本部兵馬趕到了京城。

這四王當中，數齊王的兵力最大，他帶着幾十萬的兵馬，駐在京城，誰不害怕。於是他又自爲大司馬，加九錫，踏上趙王的舊道兒。這齊王更加暴虐荒淫，在京城大修王府園圃，把幾百所人民的房舍拆毀了，弄得成千成萬的人民，沒處存身。他更加好酒貪色，只要看見民間有姿色稍佳的女子，總要生方設計的弄去，供其淫污。

事定以後，成都王與河間王雖已經帶領本部兵馬仍回歸本鎮，可是長沙王却留在京城裡

。於是，成都王及河間王上表控訴齊王罪狀；長沙王早已得着他們的密信，即率本部兵馬進攻齊王，這兩家的兵在城中大戰了三日，殺聲震地，火光燭天，城裡被燒成了一片瓦礫場。後來齊王的兵大敗，齊王也被長沙王捉住殺了。河間王怕大權落在長沙王手裏，便派部將去襲擊長沙王，却被他殺了；接着派去的刺客，也被殺了。成都河間兩王便又率兵同攻京城。河間王的兵馬，端的是勇猛善戰，長沙王的兵馬，却也不弱；那邊不畏矢石的拼命猛攻，這邊勇氣百倍的竭力防守；惡戰了好幾場，金鼓之聲百里以外都能聽得，可是仍不能將京城攻下。後來還虧勾通了內應，東海王越率殿中將校設計捉住長沙王，送到河間王的營內；城外的兵馬，也就趁勢殺入，把京城裡大搶了一陣。河間王的部將張方把長沙王活生生的烤死以後，才率着本部兵馬，帶着金銀財寶回歸本鎮。河間王覺得這破爛不堪的京城，遠不如鄴郡那樣富麗繁華，所以便直接了當的住在鄴郡，「遙領朝政」；他自爲皇太弟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管事情的大小，都須到鄴郡請示，方准施行；在京的文武百官，已沒有絲毫的權力，朝廷如同虛設的一般。

這河間王的昏庸橫暴，却比長沙王尤甚，因此又惱了朝內的一般王公大臣——有右衛將軍陳軫，長沙王的故將上官己，平北將軍王浚，東海王越及其弟并州刺史東嬴公騰這些王公大臣們，趁河間王遠在鄴郡，便秘密的計議與兵前去討伐。這些王公將軍們各自率領着本部的兵馬，殺奔鄴郡，並把那個傀儡皇帝也帶在軍中，以助長聲勢。怎奈這些兵馬號令既不統一，又且各懷私心，以這樣的兵力，和驍悍善戰指揮統一的河間王的部下開起仗來，那會讓



你討了便宜去。兩軍接觸以後，只一場大戰，便殺得京城去的各路人馬大敗虧輸。各人見勢頭不好，都帶着自己本部兵馬，紛紛逃散，撇下了那個「御駕親征」的皇帝，叫鄴郡的兵射中了三箭，倒在荒草當中被活捉了去。

東瀛公司馬騰和平北將軍王浚帶着敗兵殘卒，往北逃走，看看追兵漸遠，才爬下馬來，坐在樹蔭下面，略事休息；部下的將卒，也都收住了脚，橫三豎四的倒在地下，只有喘氣的分兒。騰、浚二人看着這般光景，心下甚是難過，再一查點人馬，所剩的還不到三成；「這一點殘兵，如何再能和別人爭天下，眼看自保也不能了！」他二人越想越氣，咬牙切齒的要報此仇，以洩心頭之恨。騰、浚二人當下商定：將兩家殘兵，暫且帶到背徑的地方去歇息，免得再遭鄴郡兵馬追殺。他二人遂各自收拾些金銀財寶美女牛馬，逕到鮮卑烏桓兩個番邦，哀求那番王各發雄兵，替他們報仇雪恨；並即獻上所帶的金寶美女等禮物，和中華山川險要圖。原來騰、浚二人久鎮邊疆，早和鮮卑烏桓兩邦有很深的勾結，私自和番邦訂下了些秘密條約，准許番人在內地和漢族雜居，不但番邦貨物進口，抽稅極輕，而且邊關要塞，毫無戒備，一任番人隨意來往；因此內地的山川險要，物產財富，風土人情甚至皇親國戚達官貴人之間的恩怨好惡，早都被番偵察得清清楚楚的。番邦對這富麗繁華的「錦綉江山」，久已垂涎三尺，時思奪得而後甘心。當着晉室諸王弟兄們爭權奪利自相廝拼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番邦就已乘機侵擾邊疆，勢力一天比一天的強大起來了。這時見他二人前來哀求出兵報仇，又帶來了偌大的一份禮物，直喜得那番邦的君臣們，一個個心花怒放手舞足蹈；連忙滿口答應

：「即刻遣派雄兵百萬，上將千員，替他們報仇雪恨」。番王對他們大加款待，美酒嘉肴，穠歌艷舞，直樂得騰浚二人眉開眼笑，大喜過望。他二人在番邦留戀了兩日，隨即趕回本部，整頓兵馬，磨快刀槍，單等番邦兵馬來，好作開路先鋒。

這個消息傳到京中以後，那飽嚙過戰亂痛苦的平民百姓，一個個都驚慌起來；彼此奔走相告，覺得大禍已在眼前。有打算逃往外郡以躲避這災難的；有痛罵司馬騰和王浚不該去勾引番兵來踐踏中國的；有想逃往鄴郡投託河間王那裡求個庇護的；也有的認爲鄴郡是番兵必攻之地，那裡比京城更要危險，萬不能逃向那裡去的；更有那聰明一點的人看見王侯府第，達官宅院都仍是熱鬧如常，毫沒有驚慌氣象，也許情勢不甚嚴重，不必惶恐自擾。直是衆論紛紛，莫衷一是。

這裡且按下京中平民百姓驚慌的情形慢表，再來說說那文武百官的情形。這時在朝的文武百官，都是些「飽經世變」「事故很深」的爺兒們。他們眼見着今天才是賈家的天下，明天又成了趙王專權，後天便換成齊王得勢；像這樣的變化莫測，早不保夕，誰能不把眼兒放亮些，見風使舵，以保全祿位。那一般高明點兒的更學會了一套「陸遷調補」的法術：今天張三在位，便是張三的忠臣，明天李四上台，又成了李四的功狗；只求能保住自己的榮華利祿，那裡還管什麼個人的操守。那些拘謹一點兒的，也只知道緘口束袖，誰敢妄言妄動；平常他們便談談「黃老之學」，在心性中求安慰，有的則放情詩酒，以消磨歲月。這樣相習成風，文武百官，都只知自了，誰還來管國家大事和人民的疾苦。那些達官貴人，更是終日昏

天黑地，只知吃喝玩樂，逍遙自在，任是各地申報災荒的奏章，積壓如山，邊關上告急的文書，如雪片般的飛來，他們也毫不動心；仍是徵逐酒色，歌舞尋歡，不改常態。那王侯貴人的府第，達官顯宦的管舍以及那歌台舞榭，飯莊酒家，仍是管弦嘹亮，歌聲喧闐，直是一番太平景象——那平民百姓的驚慌失措，好似庸人自擾一般。就中却惱了一位關心國事的小吏，他看着這樣的情形，心中甚是悲憤，再也把他那倔强的性子按捺不住；他決計拼着這小小官兒不坐，要尋求一條挽救危亡的道路。只因他這一憤激，有分料：

拋却祿位昂然去，勾出許多事故來；

要知此人姓什名誰麼作了些什麼驚人的事蹟？且聽下回分解。

人民無權沒有辦法

大喬作



『夫文字，工具也，文學，利器也；用之不善，亦足以助惡而殺人。文字教育，乃教育之手段，非教育之目的。欲手段不悖其目的，則一面普及識字，一面即當改良讀物。』

節錄黎錦熙先生大眾語文學

# 中秋節日記

老王

在馬路上散步散慣了的我，昨天下午又溜到單牌樓去了。那兒的人像馬蟻一般多，馬路旁邊的鮮菓攤，把水果堆的像山似的，我好像也知道這是中秋節。可是照例的甚麼也沒買，沒買水果也沒買月餅，更沒有買肉。我常對人說我的脾氣真怪，總覺得拿錢買零嘴吃太沒意思。這在普通人看來未免太冤了，人活一輩子不為的吃喝嗎？只有傻子才胡思亂想，什麼功名，學問，社會，國家，人類……，這些都是傻子想的，聰明人就知道吃，知道享福。人家都說我太傻，不是別的，說我整天竟發呆，要不然就走馬路，連洋車也不坐，不知道玩玩，吃吃，樂樂，甚至於有人諷刺我說：『白念了幾年書，我聽了這話真如啞吧吃黃蓮，我如果真是『傻人』倒好了，可惜我并不是。我也跟聰明人一樣，很知道人生於世，應當及時為樂。但是我怎樣享樂呢？老天爺！錢呢？』

我挾着我的小包袱，在人叢中擠來擠去，人們的手裏都多少的拿着一點過節的東西，有的人在東張西望，尋覓他要買的東西。我故意的把我的包袱從胳膊底下拿到胸前，為的是叫旁人看着我也買辦了過節的食品，可是我又胆小的重新把包袱放回原處挾着，因為人家手裏拿的東西都是用荷葉或蒲包包着，我的包袱太不像水果或月餅了。

後來我從人羣中猛然的擠出，溜進了旁邊的小巷，飛似的躡進我常光顧的當舖去。我欣喜的把三塊票子裝到褲袋裏，又像貓似的溜出小巷，重新擠進噪嚷的人叢裏，一下

子在果攤上瞥見了張開大嘴向我笑的石榴，馬上把我的老脾氣征服，站下就打量它，我從小就喜歡吃石榴。於是順口就問着攤子的那個石榴要多少錢？

『一毛二分』。

那小夥子用很短促的口吻答覆了我，就手兒把他那對像賊似的眼睛將我從上到下帶着蔑視的態度溜了一下。我心裏直跳，但是又氣忿。我心想「非把我三塊票子拿出來買一個石榴叫那東西找錢不可」。于是我的右手便往褲袋裏掏。還沒等掏出來，演了很多天的惡作劇又在腦子裏開始作祟了：我的眼前立刻擺着公廨的老板的醜惡面孔，小飯舖的掌櫃，送飯的小孩，他們都像閻土爺似的逼着我要賬。我那隻躡進褲袋的手已經沒有勇氣把錢拿出，好像壘了似的木在裏邊。可巧來了一個胖的像豬樣的中年婦人，眼睛只顧了看那只張着大嘴的石榴，把我一下子擠開，我順便往後倒退了兩步。我便如掙斷了綫的風箏一樣，飄然的離開那塊叫人出不來氣的果攤，回到我幾乎每天都走過的老道上來。

『老王！老王！』

我猛然一回頭，原來是李鴻勳。我急忙的向他走去，照例的把手伸出握他的手。

『呵！少見了！』

『真的，一年不見了！』

我們說完這句，簡直誰也不知說甚麼好了。他大概由我的衣服和神氣，對於我的生活狀況已經知道個十分之八九了。於是他又向我用應酬式的口吻說：

怎麼樣，你還沒有找到職業麼？」

我對於他的話，好像是小學時代老師問我一個不認識的生字一樣。我躊躇的答不上來，支吾了一會才告訴他『沒有』。他看我很難堪，於是便安慰了我幾句，勸我不要着急，失業的不只我一個，并且還勸我忍着餓也研究學問。我說了一句感謝他的話，便又忽忽的和他分別了。

我見了他真有些慚愧。當我和他在同班念書的時候，他常講給我一些書上找不到的知識。他說我們將來畢業後很不容易找到職業，應當澈底研究學問，探求真理。根據真理追求出路。有的時候我對於他說的話，聽得出神，在地的面前，我覺得自己渺小極了。可是我想到自己家庭的困窘狀況，外面的物質的誘惑，我便把他的話丟開，又隨着學校的上課鐘追求我的學分去了。當我跑到教務處看到自己的學分在頭五名的時候，我的臉上立刻偷偷的流露出微笑，先生也常常的誇獎我。老李就不然，他永遠蹬在圖書館裏，不是讀就是翻譯，他平常上課，可是他的外國文和一切學科都比我們好，他對於答卷子却不十分注意，所以再扣下曠課的分數，每次都是六十多分。那時候同學們都爲他可惜：「要不然，足能考第一名。他比誰都會用功」。

現在我想他從前說的那些完全對了。張幼明是個大混蛋吧，他的畢業論文，還是別人替他作的哪，甚麼功課也不行，總是剛剛及格。可是人家有靠山，腿兒粗。他父親是銀行的總裁，沒等放暑假就被他父親的朋友介紹到一個機關去了。每月薪水好幾百。哼！說真的我那

一樣不如他。真叫人氣破肚皮！文憑老在小箱子裏鎖着。多管才能換洋錢票子呢？

我的手在口袋裡老摸着那三塊票子，慢慢的在西長安街走着的簡直不願意再回。那鬼公廝裡去，我想：進門，三塊錢立刻就會叫這羣鬼搶完，並且準得懣怨太少。

真是想不到的事情，本來心裏就不痛快，又遇見這麼一當子事。走到六部口往西一拐，看見一個門旁邊圍着一大堆人，亂嚷嚷的像打架似的，還聽見一個婦人的哭泣聲，我好奇的走過去，擠入人叢中。他媽的，我一打聽原來是一個房主和住房的婦人打架了。那個哭着的婦人，面孔是那樣的難看，悲哀又恐懼。旁邊站着一個蠻橫的像買賣人模樣的中年男子漢，他的旁邊還有一個警察，逼的那婦人沒辦法從喉頭裏擠出了乞求的哀訴：

「俺也不是不願意給。誰叫俺沒有錢呢，俺要是有錢立刻叫雷劈了……」

她哭泣的說着，這警察看了看那個要房錢的漢子的臉色，回過頭去冷淡的向那婦人說：

「你沒有錢還有理嗎？你沒有錢跟人家說得着嗎？誰叫你沒錢啦，哼！」

那漢子往地下吐了口唾沫，命令式的對警察說：

「別跟他說廢話，乾脆把她帶走！」

警察聽完，按照那個漢子的話就強迫她走，站在婦人身後的可憐的孩子，用小手拉住媽媽的衣角，唧唧着不讓媽媽跟那個可怕的鬼走。

「別麻煩啦！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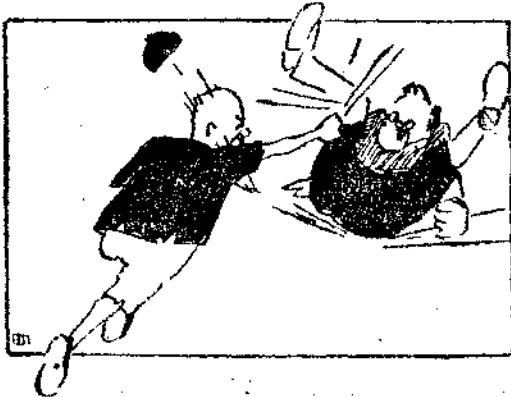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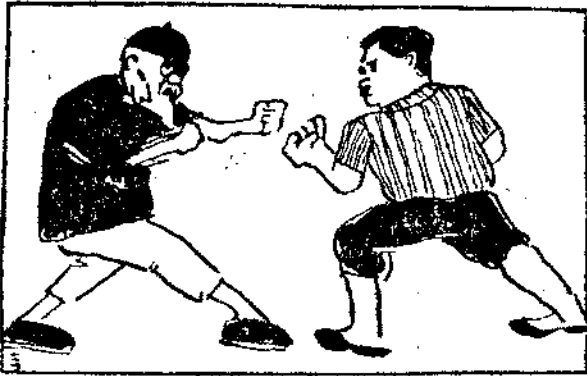
警察說完用手拖了那婦人一把。那孩子隨着媽媽往前猛然的一裁，哇的一聲驚懼的哭了

出來。這時我差一點也掉出眼淚，再也不敢看下去了，於是從人叢中慌忙的擠出，一溜煙的跑回來。

我很巧妙的應付了我的老板，和送飯的小伙計，吃了我每天照例應吃的晚餐，一頭便躺到床上了，我閉上雙眼回憶這一天的經過：想想那個牽着媽媽衣角的可憐孩子，想想那個被逼的婦人，再想一想自己，于是不禁的長嘆了一聲：「他媽的這個節過的，真懊喪！」

## 老當亦壯

薛一安作





說唱  
鼓詞

# 賽金花

趙之中

## 第一回

天生麗質彩雲芳名傳遐邇  
感恩圖報阿金拙計亂閨閣

話說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二十幾省的土地，四萬萬的人民，在世界上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大國了。可惜滿清政府，君臣上下，不知道迎合世界潮流，發奮圖強；仍是醉生夢死，吃喝玩兒樂。因此外國人藉着快槍大炮的利器，把中國打得一個落花流水，今年割地，明年賠款，訂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眼看中國就有瓜分的危險。那時全國民衆，痛恨外國，達到極點。因爲民智不開，不知道實行正當的救國方法，才發起了義和團，想着借用神力抵抗外國。滿清政府，既不能善爲開導，又不能巧爲運用，以致鬧出庚子年八國聯軍入北京的事變

來。當洋人要進北京的時候，北京的朝廷貴族，文武百官，早嚇得屁滾尿流，逃之夭夭；那把國計民生放在眼裏。只剩下幾十萬老百姓留在城裏，受着外國兵姦淫殺戮，焚燒搶擄，真是慘無天日，有冤難申。

那時幸虧有一個賽金花，挺身出馬，跟外國人辦交涉，替國家立了許多功勞，給民衆解除了無數痛苦，真算得是一個閨閣領袖，巾幗英雄了！最可惜後來作史書的人，一則因她是個女流之輩，二則又因她是個妓女，那裏把她瞧在眼裏？所以對於她的功勞，竟一筆抹殺，半字不提，你看冤枉不冤枉！說書的人，不肯埋沒她的功勞，就把她一生的經過，向大家演述一番。列位明公，歷言落坐，且聽在下慢慢的道來：

說得是蘇杭二州天下聞，  
蘇州府的地面兒更超群；

這蘇州不但是山清水秀風景好，還出了許許多多的才子和佳人。

按下別人咱且不表，

單說那賽金花賽二爺又叫傅彩雲。

說書的人說到這裏，諸位也許有點兒蒙頭轉像，越聽越糊塗啦！諸位也許要想：「一個人幹嗎有這麼許多囉里囉索的名字啊？」俗語說得好：「話不說不透，沙鍋子不打不漏。」原來賽金花的本名是傅彩雲，後來的花名是賽金花，賽二爺是別人送給她的外號。後話不提，言歸正傳：

傅彩雲家住在蘇州城內，

大市橋巷有家門。

她本是名門之女宦門後，

家財大富有金銀。

誰想到彩雲出世家業中落，

破落戶兒外富中貧。

她父親游手好閒毫無營幹，

全憑着典當變賣度秋春。

都只爲家門冷落無子嗣，

把一個傅彩雲當做了掌上珍。

一歲兩歲娘懷抱，

三歲四歲離娘身。

五歲六歲七歲八歲學書字，

九歲十歲念了許多詩詞和書文，

十一十二學針黹，

十三十四出落得好似九天仙女下凡塵。

論身材不高不矮不粗不細正合式，

小臉蛋兒不肥不瘦又白又紅滿面生春。

江南的官粉輕拍滿面，

本城的臙脂點在唇。

頭上梳的是時興當令的一條龍的辮兒，

黑油油厚沈沈的頭髮好似烏雲。

皆因爲嬌生慣養捨不得把腳纏得十分小

這也算半旗半民倒合乎時代精神。身上穿的是上海式的紅襖和彩褲，既不顯着浮華又不露着貧。這些個花容月貌多才多藝說也說不盡，稱得起姑蘇城內才貌雙全的第一人。要不你就往蘇州問一問，那一個不知道聒聒叫的傅彩雲。只羞得全城的美女不敢出頭露面，只氣得年青媳婦撅着嘴唇。張三有語叫李四，老武聞言叫老文，你們可曾見過傅姑娘的面，你要是沒見過就算你枉活了一世的人。有一個年青小夥兒看上了癮，他天天守着傅家的門，癩蛤蟆那能吃着天鵝的肉，

還不是枉費了精神瞎費心？有一天學台撫台坐着轎子打她門前過，看得出了神忘了是做官的人。且不言彩雲好比吸鐵石把全城的人吸引，再說說傅老夫人她的娘親：皆因為家業蕭條難以度日，柴米油鹽件件無存。有心典當也無可典當，有心借債借債也無門。自己受苦還好受，捨不得寶貝兒姑娘跟着受苦辛。為生活急得她長吁短嘆，這正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可難死了人！話說傅老夫人，只因家業蕭條，有出沒進，度日實在艱難。有心典當，業已典當一空；有心借債，更是無門可入。自己受苦還

倒好說，可憐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也跟着苦度歲月，實在於心不忍。況且說，她家是個破落的大家兒，不到山窮水盡，也不肯完全把老架子落下來，這真是左右爲難，無計可施，只愁得她長吁短嘆，乾搓兩手，真是好不苦也！

好一個多愁多慮的傅夫人，她爲了一家生計犯思尋。

這一日她望望柴來望望米，最可嘆米不滿斗柴剩幾根。

有心要往別處借，

俱都是救寬不救窄的人。

這正是窮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唉！只是發愁也不中用，

總得找個救急的門。

前思後想啊啊！有有有，

### 通俗文藝

我何不去找從先的使女小阿金。

想當初我對她十分疼愛，

這丫頭也算是有點兒良心。

只是她幹的那個事兒有點不名譽，

我到她家未免有些失了身分；

又想到人到窮時也講不得，

誰不是先裝飽了肚子再講斯文。

萬般出在無其奈，

出了家門找阿金。

簡短截說來的快，

霎時來到阿金的門。

招呼一聲把門進，

阿金見了笑吟吟，

夫人哪那陣風兒把你吹到我家內，

快快請進叙寒溫。

阿金就在前面走，

後邊緊跟着傅夫人。

一挑竹簾把門進，  
呀！只驚得夫人汗一身。

但見那紙糊的天棚賽雪洞，  
屋裏的擺式兒一色新，  
坐鐘掛鐘噹噹的響，  
磁器銅器光耀奪人，  
滿牆上俱都是名人書畫，  
還有那兩盞西洋來的保險燈擺在桌心。

夫人看罷多一會，  
口中無語暗思尋，

想阿金她本是個貧家女，  
到現在好像一個富家人。

雖說是幹的這行不大名譽，  
這年頭兒不笑娼來只笑貧。

正是夫人胡亂想，

阿金帶笑呼夫人：

話說傅老夫人走進阿金的房裏，抬頭看

見屋裏的擺式兒，幾乎嚇了一跳，心裏想：  
「想當年我們傅家還沒敗家的時候，屋裏的  
擺式兒，也就夠講究的啦，誰不知道這大郎橋  
傅家跟皇宮內院一樣的闊氣呢？今天到了這  
丫頭的屋裏，有許多東西，連我也不認得啦  
！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誰也看不  
透誰呀！」當時傅老夫人看的真是有點兒眼  
兒熱！可是又想到她這東西都來得不很光彩  
，不很名譽，心裏也就有些瞧不起她啦。

諸位聽到這裏，心裏也許有點兒不大明  
白，「請問小阿金做了什麼不顧名譽的事呢  
？」說書的人倒要給諸位講說一番：原來小  
阿金是陪嫁傅老夫人的使女，後來傅家的家  
境越來越窮，就把她打發走啦。小阿金走頭  
無路，萬般無奈，當了妓女，在蘇州城外河  
裡的花船上，應酬客人。因為生的還有幾分  
姿色，又兼聰明伶俐，所以生意還不算壞，

一二年來，很剩幾個錢。這是過去的話，不必多提。

單說傅老夫人，看見阿金的闊氣，心裏又是羨慕，又是有一點兒瞧不起，又想到這年頭兒也說不來……正是想得希里糊塗的時候。忽聽小阿金說道：「夫人，快請坐下說話兒吧，別詳看我們的家當啦！」

阿金說夫人哪你老的身體可倒好，  
彩雲小姐可精神？

夫人說承問承問我們好，  
可見你對我們還很關心。  
阿金說夫人你通常不到我家內，  
今日來到一定有原因。

夫人聞言先嘆氣，  
滿肚子的話兒不好說出唇，  
萬般出在無其奈，  
也只好低首下心去求人。

傅夫人把困難的情形講一遍，  
無非是要向阿金借紋銀。

阿金聽罷又把夫人叫，  
夫人哪你的困難等於我自身。

沒錢人別向富人去求借，  
沒錢人才能幫助沒錢人。

說罷打開了盛錢的櫃，  
從櫃裏取出十兩紋銀。

拿去罷來你拿去罷，  
拿到家中暫救貧。

傅夫人將銀子接到手，  
喜笑顏開叫阿金，

你待我家這樣的好，  
永遠也忘不了你的大恩。

阿金說說到報恩實在不敢，  
這一點事兒那值得掛在心。  
不過是我斗胆要把夫人問，

望夫人千萬不要多我的心。

一家人天長日久花費重，

夫人哪你可有個長久的計劃想在心？

夫人見問長嘆氣，

又叫阿金你聽真，

窮人家今日有飯今日飽，

那管到千秋與萬春，

一家人將來也許活餓死，

也許抱着瓢兒挨家把飯尋，

夫人說到傷心處，

撲簌簌兩眼落下淚痕。

阿金一見夫人落下淚，

叫聲夫人你要放寬心。

我今要和夫人商量一件事，

只是不好說出唇。

夫人說請講請講你快講，

自己娘們何必留身分。

阿金說夫人叫講我就講，

還請夫人別多心。

依我看你家實在不貧困，

家中現放着搖錢樹和聚寶盆。

夫人說你說此話我不懂，

快快講出休悶人。

阿金說要問你家搖錢樹，

就是那小姐傅彩雲。

她的才貌蘇州城內無人不曉，

想見她的俱都是些公子和王孫。

夫人哪你不叫她出來活動活動，

到在那上下塘的船上應酬幾分，

這本是暫時的通權達變，

只賣色藝不賣身。

不但眼前的生計有了着落。

三二年也能尋着一個得意郎君。

阿金還要往下講，

氣壞了聽話的傅夫人，

用手一指說你住口，

你這丫頭不是好人！

你去爲娼還不算，

又勸我們去賣淫。

我們縱然窮到活餓死，

也不願做那個傷風敗俗的爛髒人。

只當是好心好意把錢借給我，

誰想到你借着這個引誘良民。

還你罷來還你罷，

看起來無論如何也別求人，

夫人說罷就把銀子遞過去，

阿金有語呼夫人：

不要生氣你也不要惱，

罵我打我也不嗔。

把銀子還請你拿回去，

兩件事兒不要往一塊兒混。

夫人哪千錯萬錯我的錯，

不該開口亂胡云。

方才的話只是一點小意見，

願與不願還在夫人。

阿金本是貧家女，

不做娼妓就得做下人。

這也是貧窮所迫無其奈，

難道說我就甘心做一輩子爛髒人。

阿金越說心越痛，

不由的兩眼淚紛紛。

夫人一見心腸軟，

叫聲阿金你別傷心，

原諒罷來原諒罷，

原諒我的一時發昏，

細想來還是求活命要緊，

人到難處也管不了丟人不丟人。

你說的原來是好意，



## 一位讀者的來信

五四

容我回家細思尋。

解勸多時言歸於好，

夫人這才回家門。

若問夫人怎麼辦，

下回書裏報告諸君。

## 一位讀者的來信

△△先生：

貴刊編輯新穎，取材豐富。其間，琴南先生之「一周國內外大事」新聞而加以簡略解說，可謂期刊界中創舉，而又為大多數人所需要。再則，王大真先生之「新西遊記」、栗蔚林先生之「復漢圖」於報中可謂特別生色（這證明舊瓶裝新酒式的文藝前途無量）弟頗思熟讀之以備他日失業後用資行歌乞討。其他「講話」「常識」「風土人情」諸項，弟深盼取材多接近一般勞苦的大衆身上——比如大衆的生養死葬婚嫁吃穿行動的日常生活事務。在內容上，非但給以科學的解說，而且給以正確的指導；使之明瞭後，且得實際應用。在漫畫插圖方面弟亦以為再接近人日常生活事件具體的描寫更好。「通俗辭典」一門，為一般人所深切須要，他日全部完成，務望加以分類，索引，梓刊行世！

刻者，弟將貴報拜讀一過，情不自禁的寫出了以上的話——當我寫着這信，辦公室的同事們，都爭着把貴報取了去看；而且異口同聲的說——這刊物，在當前十二分的需要；而且編的這樣好——我的心情，更被這種話燃燒着，便急不擇言的寫了這封信。好劣只權充一個讀者對貴報表示的喜歡吧。

薄洲十月五日

截至發這一篇稿的時候為止，我們已經收到三十六份「讀者批評表」和一封更詳細的一封信，這已經收到的一封信，我們把這封信和將得到的更多的讀者和信中間的一部份，當然還不會這樣快的就達到我們這裏。我們的讀者一定還有很多的批評表和本報，讀後

把已知道的對本報批評的意見歸納起來，有如下的幾點：

1. 版面排得不好，眉目不清；
2. 插圖排在一起，太單調；
3. 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常識，應該分別介紹與大眾生活有關的知識；
4. 漫畫插圖，應多介紹與大眾生活有關的知識；
5. 文字應再通俗些；
6. 這一切，我們十分誠懇的接受，並且要竭盡我們所有的力量，來改正這些缺點。那

是那一封批評的信，我們就放在本期讀者園地一欄發表了，因為這裏所有的一些意見，也正期當更求改進。這一個技術問題，本期也還未能完全作好；距離我們所期望的程度還很遠，下

內容方面，有幾個欄仍是空虛得很，以後要力求充實起來。

- 一、我們認為要有這個趣味，才能引起讀者對它的興趣。
- 二、文章要有深度，必須文字要淺顯通俗，內容要深刻實在才成；否則便會流於
- 三、要切合大眾實際生活，俾由近及遠。如果祇從遠的方面說，會使人感到與實際生活

讀者諸君！投稿者諸君！我們共同努力吧！  
四、毫不相干；但是，要祇限於眼前生活問題，意義便要減低。文章有了力量，纔能在社會上生長出力量來。

### 投稿簡章

1. 本報各欄除「時事解說」外，一概歡迎投稿。
2. 來稿最好不要超過三千字。
3. 來稿務希繕寫清楚，註明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以便通信。發表時用什麼筆名，聽作者自便。
4. 本社對來稿得酌量增刪，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5. 來稿一經登載，即酌奉薄酬；以每千字一元至三元計算，由本社秉公規定，其未登者，亦將原稿退還，並附送書報。（畫稿費，另有規定。）
6. 來稿發表後，版權仍歸著作人所有，但本社有選印入叢書之權。
7. 來稿如不合本報性質時，得由本組轉送本社其他定期刊物發表，其稿費亦同前條規定計算，由本社寄奉。
8. 來稿請書明係民衆週報稿，稿件由北平燕京大學轉通俗讀物編刊社收。

### 現售特價

#### 歡迎閱訂

- (1) 凡在本年十二月底以前訂閱全年者，無論個人或團體，一律按八折計算。
- (2) 凡一次訂閱本報全年五份以上者，除應享受之特價期間例定的八折外，再打八折。
- (3) 凡本社所出版之叢書，持本報訂閱券購買者，均按七折收價。

## 西平北論衡

### 第四卷

國防文學與西北  
我國縣教育行政制度之  
變遷及其出路  
初軍屯之擴展及其

張玄  
楊恒

### 第六期

我的宗北屯墾史料  
駝家生活觀  
附詩一首  
通訊處北平後門三眼井四十二號

王崇武譯  
車鏡清  
達烏德

# 通俗讀物編刊社徵稿啟事

本社為改良民衆讀物，以啟發民衆知識，激發民衆向上意志，提高民族意識，培植民族自信力，特徵求下列通俗文稿畫稿。內容或為歷史地理演述，或為政治，經濟，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時事之說明，但文字須力求淺顯易懂，生動有趣，其能用小說故事及彈詞敘述者，更所歡迎。

## （甲）徵稿種類：

1. 通俗淺顯之長短篇論著。
2. 章回體小說（每冊以十萬字左右為準）。
3. 彈詞，舊劇，故事（每篇以萬字左右為準）。
4. 連環圖畫（每冊以四十開本二百幅為準）。
5. 彩色故事畫（以四開幅為準）。
6. 民間故事，俗曲，歌謠，諺語，諧語之採集與整理。
7. 各地通俗讀物的種類，內容，分佈及影響的調查報告。

## （乙）

稿費：文稿除純粹採集抄錄性質者酌酬書報外，每千字致酬一元至五元。稿件採用後，短篇者刊登本社定期刊物，長篇者單本印行

即不採用之稿件，亦有贈品。

收稿處：暫由北平戎府燕京大學博本社。

送贈先生禮同袁